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六

方術部十七

祝

符

術

祝

說文曰祝祭土贊祠者

周禮曰六祝掌六祝之辭以享鬼神示祈福祥求去貞一

曰顯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筭

祝

又曰掌六祈以同其事不於六祈以異其上下親踈遠近辨

六號辨九祭九摻

又曰小祝而掌小祭祀喪祝之禮辨六祈之事甸祝掌四



時之田詛祝寧盟詛類是攻詛檜榮之祝號

左傳曰晉范文子友之謂使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又曰宗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坊於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也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又襄二十七年曰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門無門惜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又曰齊侯介遂吉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疑言於公曰吾事鬼神比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也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賔公說先告晏子曰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家事治言於吾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欺也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曰神人無怨言夫子之光輔吾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疑謂寡人能事鬼神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遺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祿祝史與焉



其所以蕃社壽考者爲信君使也其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內外傾邪上下怨疾動作避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言不憚鬼神神怨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教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言非誅祝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海鹽殫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丞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微歛無度宮室曰史淫樂不遺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

秋欲養求不給則應人民若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之人詛君若誅於祝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關政毀去禁薄歛責已

又曰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躓敢昭告皇祖文祖列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躓不敢自佚備持子焉取告無絕萌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至海丘見封人曰尔何爲者也對曰臣海丘封人也桓公曰叟年幾何曰臣八十有三矣桓公曰叟哉壽也叟盍爲寡人壽也對曰野臣不知爲君王



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封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之賤人民是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叟盍復祝乎曰善哉祝乎封人曰無使群臣百姓得罪於吾君亦無使吾君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不悅曰此言非夫前二言之善也叟其革之封人灑然涕下曰願與吾終言之此言乃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君得罪於臣也至今未有爲謝者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外篇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已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佞近於義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不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順仲春之吉日遵並大道邦域康阜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邪佞之志弘積文武之龍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求求與天無極

又曰夫夫成群立祀祝曰今某月日君爲某立社社祭土而主陰氣也五穀用成萬民以生敢用肥豚嘉蔬清酒敬致大神自令日以來福請雨止堆靈是聽子孫眉壽萬神含靈止雨祝曰天生五穀以養生民今天雨不止傷五穀如何神靈而行而止殺牲以賽神靈雨則不止鳴鼓攻之朱緣繩索而齊之

史記曰楚大發兵如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遺金百斤車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之髡曰何取王笑曰豈有說手髡曰今百石從東上求見道傍有穰



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壺而祝曰跪嘗滂簞汗聊滿車五穀  
蕃熟穰上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吳越春秋曰勾踐五年夏五月將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  
吳群臣皆送臨水祖道大夫種前為祝其辭曰皇天祐助  
先況後揚禍為德根憂為福嘗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  
牽致有後無殃君臣生雜感動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感傷  
臣謹再拜伏稱萬歲上酒三觴勾踐仰天大息舉杯垂涕  
嘿無所言

宋書曰王悅之宋明帝泰始中為黃門郎上以其廉介賜  
良田五頃以為侍中在門下盡心力檢校御府太官  
諸署時承奢汰之後奸竊者衆悅之案意刻嚴無所避護  
姦巧甚多於是衆署共呪詛悅之病甚恒見兩烏衣人  
之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之送淮陰密令渡瓜  
步江投之中流

北史後曰魏有時沙門惠憐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上  
人就之者曰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使於西南療  
百姓

北齊書曰婁太后為博陵王納崔陵妹為妃勅中使曰好  
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  
順富貴陵奏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尸子曰鮑叔為桓公祝曰使臣無忘在莒時管子無忘在  
魯時甯武子無忘車下時



靈鬼志曰石虎時有胡道人驅馱作估于外國深山中行有一絕澗窈然無底行者恃山爲道魚貫相連忽有惡鬼牽之上入澗中胡人急姓便大嗔惡尋䟽澗中惡鬼祝誓呼諸鬼神下遠忽然出一平地城門外有一鬼太鍊項脚著大搥鬼見道人便乞食曰得食當與汝旣至門乃是鬼王所治前見王道入便自說驅馱載物爲鬼所奪尋跡至此須臾即得其馱載物如故

賈誼新書曰湯見設網者囚面張網而祝之曰自天下者自四方至者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合去三面教之曰蛛蝥作網今之人脩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民間之曰德及禽獸而况我乎於是下亲其上

說苑曰齊遣淳于髡到楚爲人短小楚人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耶而使子來子何長也對曰臣无長腰中七尺之劍欲斬无狀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与髡共飲酒謂髡曰吾有仇在吳國子定去爲報之乎對曰來見道傍郢民持一豆瓦上田祝曰上得万木下得千斛臣竊笑之以为礼薄而礼多際輕而望重王今与吾半日之樂而委以吳王非其計楚王喟然

新序曰寅中行將軍召其大祝而欲加罪曰子爲我祝乱令不精也犧牲不肥溲也威儀不謹敬耶齊戒不潔清耶乃使吾国將亡何也祝譴對曰昔吾先君中行密子有



車十乘不憂其薄也。德義之不足也。今之主君有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唯患年之不足也。且船車餽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怨而謗誑矣。君苟以為祝之有益於國則謗誑亦將為亡矣。一人祝之。國誑之一人。祝不勝萬人。詛國土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嘿然而慙。風俗通論曰。案明帝起居正堂。大風吹大山到榮陽。有鳥非鳴。乘車上虎賁王吉射之中。而祝曰。鳥鳴啞也。引弓射洞右掖。陛下壽萬歲。臣為二千石。願帝賜錢二百万。世說曰。劉伶嗜酒。其婦止之。伶祝曰。天生劉伶。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听。

蔡邕祖錢祝曰。今歲淑月日吉時良。爽應孔加。君當遷行。

神龜吉兆。林氣煌上。著卦利貞。天見三光。鸞鳴雍上。四牡彭七。君既升輿。道路開張。風伯雨師。洒道中央。陽遠求福。豈允群兵。倉龍來轂。白虎扶行。朱雀道引。玄武作侶。勾陳居中。厭伏四方。往臨邦長。樂無強。

符

黃帝出軍訣曰。昔者蚩尤。認政無道。殘酷無已。黃帝封之於涿鹿之野。暴兵中原。黃帝仰天歎息。愀然而睡。夢西王母遣人披玄狐之裘。以符受之。曰。太一在前。天一備後。得兵契信。戰則克矣。黃帝悟思。其符立壇。請而祈之。祭以大牢。用求神祐。滙史文。龜曰。整衛符出。從水中置壇中而去。黃帝再拜。稽首。親自長符視之。乃所慶於黃帝。佩之以攻。



即自擒蚩尤

龍魚河圖曰玄女出信兵符付黃帝制蚩尤

葛仙公別傳曰仙公付書符長江中順流而下次又投一符逆流而上次投一符不上不下停住水中而向一符皆遷就之

神仙傳曰漢章帝問劉馮殿下有怪常有朱衣被髮持燭相隨而走為可劫不憑曰可帝因使人偽為之憑以符攝之使人頓地帝驚曰以相試耳乃之解

又曰仙人帛弟子孫真舅氏當葬路遠不得車馬和以和一函符與真誠曰汝持此行二十里當有以車牛給汝者又有厨供不可發此函真行果有一少年御一車牛給真斤送酒食到即舅家以亟著衣箱中真第不知發亟上有給書車牛一人御之因失車牛所在

列仙傳曰涓子釣於澤得符於鯉魚腸中

續搜神記曰吳猛字世雲有道術在風暴起猛擲符上便有一飛鳥持符去須臾風止人問之荅云南湖有遭此風者兩舫人是道士呼天求故符以止風

抱朴子曰劉安君通靈及符能令人含笑則為婦人蹙面則為老夫踞地則為嬰兒

葛洪神仙傳曰葛玄見賣大魚者謂曰暫煩此魚往河伯處魚主曰魚已死玄曰無苦乃丹書紙內魚口中投水有頃魚化騰躍上岸其墨書青色如木葉



術

後漢書曰郭憲字元振是漢七年代張堪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有白虹貫日言酒三漉執法奏爲不敬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無道故以厭之此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

又曰樊英字季齊魯東萊人星算河洛七緯常有暴風從西方來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漉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湏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藝

邵氏家傳曰邵信臣爲少府南陽遭火燒數萬人信臣特在丞相匡衡坐心動含酒東向漉之遭火處見雲西北來冥晦大雨以滅火雨中酒香

桂陽列仙傳曰成武丁正旦大會以酒沃廷中有司問其故對曰臨武縣失火以酒救之遺驗果然

神仙傳曰欒巴爲尚書正旦會得酒西南漉云成都失火作雨救之後使至果如其言

抱朴子曰外國方士能祝龍臨淵禹步龍浮出長數十丈方士吹之則縮短數寸掇取著壺中輒四五寸以水養之餘國少雨屢旱者輒賫一龍往賣之一龍千金取頭著淵中即興雲雨也

又曰廬江太守華念思就道士學微視術未滿百日夜見天文及四隣不復有屋舍籬陣有妾死已久亦見其形



語如平生念思方信道術

又曰季阿者行道逢奔車阿兩脚中車脚即折余古張見之驚怖阿酒吏取斷脚相續如故也

淮南葛異術曰慈石提棊取鷄磨針鉄以相和慈石蒸頭置局上自投也

又曰鵲腦令人相思取雌雄鵲各一蟠之四道通丙寅日與人共飲酒置腦酒中則相思也

又曰老槐生火膠撓水則清弊箕止鹹取箕以內醬中鹹著箕矣

又曰首澤浮針取頭中垢以塗寒其孔置水即浮

又曰燒角入山則虎豹自遠惡其臭也

又曰赤布在戶婦人留連取婦人月事布七月七日燒為灰置楣上即不復去勿令婦人知取苓反置甕中自沸如雨也

又曰梧木成雲取梧木置十碩瓦甕中氣盡則出雲

又曰銅甕雷鳴取沸湯置甕中流之井裏則鳴按十里取家祠黍以啖見兒不思母

又曰取門冬赤黍漬以狐血陰乾之欲酒取一九罍舌下酒吞之令人不醉

又曰門冬赤黍葢為丸令婦人不妬

又曰取雞子去殼然艾火內空中疾風高舉自飛去取亡人衣裏磁石懸中亡者自歸矣

又曰取蜘蛛塗布天雨不能濡之

又曰取馬尾火尾置朋友夫妻衣中自相憎矣

又曰削水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火生

又曰取牛膽塗熱釜即鳴矣

又曰取伯勞血塗金人不取化爲石也不

又曰拔劍倚門兒不驚

又曰狼皮在戶羊不出牢羊畏狼

又曰燒木賣木賣酒人民自聚取失大家木刻作人形朝朝祭之人聚也

又曰取守宮虫餌以丹陰乾塗女人身男合即滅

又曰蠟膏塗鐵柔不折甌瓦止鳥鳴取甌底抵之則止

又曰羴角置狐穴中狐不歸

又曰鳩脛血塗雞頭不能起

又曰馬鬣人取疆蚕塗上唇即止復不齒人







又曰徐登高者閩中人也木女人化為丈夫善為巫術

又曰趙炳字公暉東陽人能為越方時遭兵亂疾疫起

二人遇於烏溪水之上遂結言約其以其術療病各相謂

曰今既同志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為不流炳復吹

禁枯樹樹即生黃黠云黃者二人相視而笑其行其道馬

登長年炳師事之真尚清儉禮神唯以東流水為酌削桑

皮脯為足行禁架所療皆除禁架即後登物故炳東入章

安百姓水之知也炳乃故升第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

爨吾也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渡

公人不知之作知猶許也俗本炳乃張蓋坐其中長笑呼曰

吳志曰賀齊討山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

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得齊長有思乃曰吾

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毒則不可禁彼

必能禁吾兵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倍選

勇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提楛彼山賊恃其善禁不嚴

備於是官軍以白楛擊之被禁不復行打殺者萬計

蕭子顯齊書曰陳顯達南彭城人顯達出杜姥宅大戰被

賊矢中在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先以釘

釘柱中姬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松頭連目中鏃出之

又曰觀歡弟子鮑靈綬門前有一株樹本十餘圍上有精

魅數見影動印樹即枯死山陰白石村多和病村人告訢



求哀歡住村人爲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龜龜自  
入獄中者甚多即命殺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曰  
曰家書有否曰唯有孝經歡曰可取置病人枕邊恭敬  
之自差病者果愈人問其故答曰善穰惡正勝邪此病者  
所以瘳

北齊書曰崔子武季歸之族孫也幼時宿於外祖揚州刺史  
趙邵李憲家一夜夢一女姿已甚麗自云封龍王女願  
與崔郎私通子武悅之牽其衣以微有裂綻未曉告辭結  
帶而別至明訪問乃是山神遂往祠中觀之傍盡女容狀  
即夢中見者裂裙尚存結帶猶在子武自是通夢恍惚成  
疾後逢醫禁之乃絕

隋書曰張文詡常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  
遂爲乃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  
唐書曰葉法善嘗於東都凌空觀設壇醮於城中士女竟  
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於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免法  
善曰此皆魅病於吾法所攝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爲禁効  
其病遂愈

六韜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畫丁侯於策三箭射  
之丁侯病困卜者占云祟在周恐懼乃請舉國爲臣太公  
使人甲乙日拔丁侯着頭箭丙丁拔着口箭戊巳日拔着  
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聞各以來貢

異苑曰永嘉陽童孫權時俗師也嘗獨乘舩往建寧泊在



渚次宵中忽有一鬼來欲擊童因起謂曰誰敢近陽童者  
鬼即稽顙云實不知是楊使者童便勅使乘舩飛迅駛有  
過猛帆至縣乃遣之

又曰趙侯少好諸術姿形悴陋長不滿數尺以盆盛水閉  
目作禁魚龍立見侯有白米爲兒所盜乃把刀畫地作獄  
四面開門向東嘯群兒俱到呪曰凡非噉者過去有止者  
十餘剖腹看藏有米在焉會徒跣頭履因仰頭微吟雙履  
自至有笑其形容者便佯說以酒打向口中即掩鼻不脫  
仍稽顙謝過着地不舉永康有騎石山山上有石人騎石  
侯馬仰指之馬一時落首今猶在山下

神仙傳曰嚴青常從弟子家夜歸都督夜行逢青阿問何  
人夜行青亦厲聲問曰汝是何人而夜行都督怒慮對不  
知是青因叱從兵使錄夜行人青亦復叱其從神曰皆縛  
夜行人青便去而都督及從者數十人人馬皆不復得去  
明日行人見都督問何謂在此都督白事狀如此行人曰  
必是嚴公也都督曰我不能得動可報余家人知之往  
叩頭啓謝青自說作寄不知是先生乞得放遣青乃大聲  
曰解遣昨宵所錄夜行人還去都督乃得去其後衣服行  
每見人行先通問非嚴公平乎

又曰王方平降蔡經家此舍有陳姓者失其姓字嘗罷尉  
出聞經家有人乃詣門叩頭乞求拜見方平遣人引前與  
語此人便得隨從驅使比放蔡經方平曰君且起何日



方平從後視之言曰噫君心叙不比終不可教以仙道也  
當授君以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符併一傳着小箱中以  
與陳尉告言此不令君慶世也能令君本壽自出百餘歲  
也可禳災治病者命未終及無罪過者君以符到其家便  
愈矣若有邪鬼心中疑其崇者君便以符帶此傳以勅社  
吏當叔送其鬼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尉  
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後  
弟子行其符不効也

抱朴子曰治金創以氣吹之即斷痛登山蛇虺毒蟲虫人  
在近者就以氣禁之其相遠或數十里便延治之士呼其  
姓名而呪之男也吹我吾右手記識其時後校問之即時  
愈也又有介象者能以氣禁一里中愈居人炊之不得熟  
以氣禁樹上群鳥即墮地又於茅上爨鷄熟而茅不焦  
又禁刀矛以刺人腹以樵打之刃曲而不復入又燒釜正  
赤而立上久之不知熱以錢投於沸釜湯中亦採取錢而  
手不灼能令一市人皆坐不得起

幻

說文曰幻相詐幻惑幻人從天予  
周書云無或壽張爲幻

後漢書曰永寧元年西南夷僰司王請闕獻樂及幻人能  
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元會在庭作安帝與群臣共  
觀大奇之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  
又曰安帝弟作九賓樂有含和賓利之獸從西方來戲于庭入前殿激水化成魚嗽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遨戲於庭炫燿日光

又曰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匡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

晉書曰郭璞將促裝去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統王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其惡之謂郭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千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從之璞陰令人之賤買此婢復為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携婢而去

後魏書曰悅般國真君九年遣使朝貢并送幻人瑱也引人喉脉令斷擊入頭令碎隔皆血出淋漓數升或盈以草藥令嚙咽之須臾血止世祖恐言是虛乃取死囚試之皆驗

崔鴻北京錄曰玄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吐火秘幻奇伎

比齊書曰由吾道人瑯琊人也初晉陽人甚明法術為人傭力無識知者道崇謂之竇得其人其人以道榮好士將法授之謂道榮曰本河山仙人有罪為天官所謫今庸將歸卿且送吾至三汾水及至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即流湧赤沙石上渡河而去道榮嘗



至遼陽山中夜逢盜賊掘地即成大坑猛獸逐走  
唐書曰顯慶元三年二月丙午所獲觀大酺胡人欲持刀自  
刺以爲幻戲上不許之乃下詔曰如聞在外有婆羅門胡  
等每於戲處乃將劍刺趾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極非道理  
宜並遣發還蕃勿令久住仍約束邊州若更有此色並不  
須遣入朝

金樓子曰周穆王時四極有化人入水火貫石及山川移  
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碎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爲  
中天之臺鄭衛奉承雲之樂日日獻王衣月月薦王食  
人猶不肯舍乃携玉至幻人官稱以金銀絡以珠王鼻  
所納皆非常人間物也由是王心厭宮室幻人易之耳  
往請之其人云君當更作千人飲食以飽百姓窮者當時  
便作父母在床也

幽明錄曰安城人俗巫也善於幻術每至祠神時擊鼓宰  
三牲積薪燃火盛熾束帶入火中竟紙燒盡而開形躰衣  
服猶如初時王疑之爲江祠王當酒行爲王剝頭簪荷葉  
爲帽與王亦當不覺有異到坐之後荷葉乃見坐驚駭  
桓譚新論目方士董仲君犯事繫獄死佯目陷虫爛故知  
幻術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聳眉動目荆州有鼻飲之  
蠻南城有頭飛之夷非爲幻也

孔儒七引曰弄幻之時因時而作殞瓜種菜立起尋尺投  
芳送臭賣黃售自麾天興雲露盡地成江海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八

疾病部一

總叙疾病上

說文曰疾病也疹病加也疾熱也痺癆也疽黃病也容入病也

釋名曰疾病也容氣中人急疾也病並也與正氣並在膚體中也疹譎也有結聚可得診見也痛痛也通在膚脉中也養揚也其氣在皮中人搔發之揚出也玄

爾雅曰痛瘖虺頹玄黃劬勞咎卒痺瘡鰓戮瘋癘瘰癧痒底毗閔逐攻毒瘳那癰瘰瘡病也

方言曰南楚疾愈謂之差或謂之間或謂之知通語曰或



謂之愈或謂之了或謂之瘳或謂之除於法溼音微也

晉楚之間凡病不甚曰奄音清起音起病少愈而加劇

謂之不堪音上益也或謂之何斟音無雖音中益也音益瘳音復病也東

濟海岱之間曰瘳或曰憂音秦曰瘳音或謂

周易無妄卦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也

周禮天官下曰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

時有疝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嗽上氣

疾

又曰醫師掌醫之政令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瘍疝者造焉

則使醫分而治之

禮記曲禮下曰君使士謝不能則辭以病曰其有負新之

憂

又曰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

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貴與子春曰止

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皖大夫之簪與曾子曰然斯

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簪曾元曰夫子之病

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且請敬易之

又喪服大記曰疾病外內皆掃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音

欲音散病寢東首于北牖下瘳床徹褻衣加新衣音一人男

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人死于男子之乎

又曰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三問之

左傳成十五年曰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



未至公夢疾為一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  
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膏  
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可藥不及焉不可為公曰  
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

又昭上曰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病叔向  
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沉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  
問之何神也子產曰若君自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  
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  
晝以訪問夕以脩今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所  
壅閉湫于小底以露其体今無乃一之則切生疾矣

又昭上曰晉侯有疾求藥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  
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將臣  
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中對曰節之天六有氣隆生  
五味并為五志淫生六疾

又昭二曰鄭子產聘于晉韓宣子曰寡君寢疾今夢黃志  
效才入于寢門其何厉鬼也對曰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  
為黃去以八丁羽淵其為厲也鄭二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  
未知况乎韓子之夢黃志效才入于寢門其何厉鬼也

春秋穀梁傳云孫行入禿晉却克跛孫良父眇曹公子  
于篋同聘于公公使先考御禿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  
者禿同叔子之室而笑之容不悅相立胥問而語移日不  
解亦有者知曰此為也其始也



春秋二十二年... 立惡疾也

國... 欲与之邑弗受

厚其... 若成叔之邑對曰吾聞之不

而无大德... 如疾余惧易焉

命語曰魯... 啓予足啓予手

史記曰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

陳軫對曰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

執珪有頃而病為越声楚王曰舄故越之鄙人莊舄仕楚

楚執珪貴極矣亦思越不對曰凡人思故在其病也彼恩

越則越声不思越則且楚声使人往聽之仍尚越声也今

禮記曲禮曰凡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其日

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

常泰筮辭龜常大龜筮於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為

卜筮為卜筮者先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

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故曰疑而筮之

又曰檀弓下曰石駘仲卒駘仲一大夫無適子有庶子六

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兆謂諸兆也五人皆沐

浴佩玉石祈子曰執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

浴佩玉石祈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又禮連曰龜為前列先知也

又郊特牲曰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



義也受命謂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哲命受教諫之義也

又曰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

又王藻曰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又少儀問卜筮曰義與義與志則問志則否軼卦也義

正私也志意也

又曰雜記曰大夫之喪太宗人相小宗人命也人作

又祭義曰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勿抱龜

兩面天子卷籍冕雖有明知之人必進斷其志示不敢

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已教不伐專尊也謂作

賜為易大卜大易抱龜官名周禮曰卜生兆三易之吉

臣雖靡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

又曰晉侯多疾即道引不食穀

漢書曰王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病無被卧牛衣

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

誰踰仲卿者今病困不自激叩乃返涕泣何鄙也

又曰朱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

歛棺周於身土周於椁

魏志曰太傅鍾繇有膝疾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

使虎賁舉上殿就坐後三公疾常以為故事

吳志曰呂蒙獲關羽封爵未下會疾發權時在公安延置

內殿所以治獲者萬方募邦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恐



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嗟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群臣畢賀疾解雖自視命道士辭

晉書曰王戎先有此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瘳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

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嘗有親客久瀾不復來廣問其故荅曰前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作時河南所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有不荅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沉疴沉痾頓愈

又風俗通曰予之祖柳為汲令以夏至日請玉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弓照於盃中其影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且便得病云蛇入腹柳石宣於故處說酒杯中有一蛇因請宣此乃壁上弓影耳非他物宣德遂解甚夷

釋

又曰皇甫謐字士安因病服寒食散而一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忿叩及欲自殺叔母諫而止謐嘗上疏曰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腳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諸節度半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支重於今困劣宋書曰羊欣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醫術撰藥方數

十卷



太平御覽 卷一百一十八  
庖休文宋書曰謝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除吳太守以疾不之官

裴之野宋畧曰殷景仁入居西州疾篤上為之累息勅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

謝綽宋拾遺曰宋懋表曰臣昔貧賤時嘗疾病家人為臣齋勤苦七日臣晝夜夢見一童子青衣持繡廣數寸與臣臣問之用此何為荅曰西王母符也可服之服竟便覺一二日病差

梁書曰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正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而况二年文伯乃下火而壯焉重衣以髮之有頃許汗沉於此即起二年果卒

南史曰褚澄善醫術建元中為吳都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澄見謂汝有重病荅曰舊有冷病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為診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鷄子過多所致今取蒜一升煮服仍吐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雞雜羽翅爪距其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何者雞十三頭而病差當時稱妙

比史曰齊蘭陵王長恭有戰功帝忌之人謂長恭勿預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為將歎曰我去年而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瘳

後魏書曰李諧為人短小六指因屢而輿願因跛而後步



因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比史曰周裴俠嘗遇疾沉頓上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即驚起問左右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廖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不應應而憂公因聞聲疾病遂愈此豈非天祐其勤恪也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爾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無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縱逸必至喪敗

又曰有患應病者問醫官蘇澄云自古無此方今無所撰本草網羅天下藥物亦謂盡矣試將讀之應有所覺其人每發一聲腹中輒應唯至一葉再三無聲過至他葉復應如雲澄因為處方以此藥為主其病自除

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上病至人不病以其病上夫唯病上是以不病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上父曰以我為天子可也雖然我適有憂幽之病方且浴之未暇治天下也

又曰子未有病喘上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黎往問之倚其戶与之語曰偉或造化以女為鼠牙平以女為虫臂乎子末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冰以人

不翅為父母信陰陽人

又曰南榮趯曰里人有疾里人問之病有去言其言心者



猶未病也若赴之間大道也譬犹飲菜以加病者也駟

彭加也加赴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衛生可備護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病疾子去已乎

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嘗不

以為榮國毀不以為毋得而弗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

富如貧此溪疾哉奚方去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皆明而

立文摯從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善吾見子之心矣方寸

之地虛矣幾圣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圣智

為病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去已也

又曰秦人逢氏胡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

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

是意之所天地門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列子曰

鼻將窒者先齋焦朽体將僵者先亟轉佚心將迷者先

識是非故物不至則不反

又曰宋易皇華子病亡謂取百夕忘之與而朝忘

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不識先後不識合意者有傑

生自然能治之也

吾試化其心變

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生於然言

密傳不可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君

日都盡

又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

又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



泣之... 為我歌以挽之... 瘳

墨子曰... 今先生冬人也... 得之寒暑...

管子曰凡國者... 生者上收而養之

尹子曰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不可為謀  
又曰人將疾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

韓子曰秦昭王有疾百姓買牛而家為王禱  
魏子曰待扁鵲乃治病終身不愈也用道術則無所不治也

淮南子曰土地各以數生人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

氣多瘖風氣多聾林氣多瘧木氣多偃生子多岸下氣多

虺喘蟻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瘦暑氣多殘不盛所寒氣多

壽谷氣多痺立氣多狂平氣多仁下而陵氣多貪積聚

春秋後語曰齊桓公六年越醫扁鵲過齊桓後客待之人

朝見曰昔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醜皮桓侯曰寡人

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欲以不病為力後

五日復見曰君疾在血脉後五日復見曰疾在腸胃侯

五日見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曰疾在骨髓臣



是以無請也桓侯遂卒

戰國策曰扁鵲見秦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之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也除之使耳不聰不目明君以告扁鵲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智者謀之而與不智者敗之使秦政如此則一舉而亡國矣

韓詩外傳曰人主之病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曰痿癱逆張滿支隔育煩喘痺風賢醫治之如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飢寒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使倉庫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群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不情不上通則隔不作上材恤下則育不作法令奉用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人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天重臣辟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患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

趙曄吳越春秋曰越王山石室召范蠡謂之曰吳王病疾三月不愈孤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過孤恩澤甚厚恐疾之無瘳也唯先生卜焉范蠡曰今日日辰陽陰上下和親無相入者法日天一救且何憂哉王不死明矣到巳巳當有瘳也

吳氏春秋曰齊王疾瘡使人之宋迎文摯視疾摯謂太子曰王疾可已雖然必殺幸非怒王則不可治怒而摯



必死太子請之文擊往而不至三齊王已怒文擊至不解復登牀王重怒叱而起病乃已生烹文擊

物理論曰趙簡子有疾扁鵲診候出曰疾可治也而必殺醫焉以告太子太子保之扁鵲願召下入而着履登牀簡子大怒使以戟追殺之扁鵲知簡子大怒則氣通血脉暢達也

太平御覽卷七百三十八

病邪案上古之時草居野宿恙噬虫也善食人心凡相

問曰無恙乎非為病也

白虎通曰天子疾稱不愈諸侯稱負子大夫稱負薪士稱犬馬不愈者不復政愈也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民也負薪犬馬皆謙也

楊泉物理論曰凡病可治也人不可治也體羸性弱不堪藥石或剛暴狃急喜怒不節或情慾放縱貪淫嗜食此皆良醫不能加功焉夫君子病也猶可為也必使無病也不可為矣蓋謂節其飲食量其多少也

又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元氣勝穀氣其人瘦而壽養性之術當使穀氣少則病不生矣



著洪神仙傳曰茅君治於茅山人有疾病往請福常者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史茅君皆一一擲雞子還之歸破之皆無復黃者病人當愈若中有土者不愈以常侯雞子如故無開處也

漢武故事曰初霍去病微時數日禱神君乃目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神宮亦慙及去病疾篤上命爲禱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不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得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今疾必死可無救也去病竟薨

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有方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疾病在內揜心照之則知病之所

在

皇甫謐高士傳曰安丘望之病弟子公沙都來看之舉立於庭樹下安丘曉然有痊開目見雙赤李着枯枝都仰手承李安丘食之所苦盡除

皇甫謐自序曰安士每病毋輒推燥居濕以視易單

何顥別傳曰張仲景過山陽王仲宣謂曰君體有病後年三十當眉落仲宣時年十七以其言貫遠不治後至三十疾果落眉

三輔決錄曰趙岐初名嘉年三十餘有重疾卧歷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勅兄子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劉楨與曹植書曰明使君始垂哀憐意春日坐譬之疾病  
乃使炎襲分藥岐伯下鍼疾雖未除就沒無恨何者以其  
天醫至神而榮魄自盡也

狂

書曰狂恒雨若

尚書多方曰周公曰惟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

毛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又東方未明日折抑樊圃狂夫瞿瞿

論語子路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

者有所不為也

又子在陳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而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

又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

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國語晉語曰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獲下邑進邑安于趙簡

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今臣一旦焉狂疾而曰必賞汝趙簡

問狂駟事疏是以狂疾賞也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漢書曰昌邑王賀衣服言語跪起消狂不慧或曰清狂

也

又曰盍寬饒曰無多酌我我多酒在丞相魏候笑曰次公

醒而狂何必酒也飲公寬

又曰莽時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



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之

東觀漢記曰郅惲字君章上書諫王莽令就臣位莽大怒即收繫惲難即害之使黃門脅惲令為狂疾惲恍不自知所言惲曰所言皆天文非狂人所造作

吳志曰全琮為督議欲分別諸將有所掩襲朱恒素高氣耻見部伍遂託狂發詣建業治病

王隱晉書曰吾彥給役陸抗抗欲拔之患衆不聽乃悉請當為將者入坐以試勇怯有一狂人拔刀跳梁來向坐中餘者皆走惟彥獨坐舉抗禦之狂人乃退衆服其勇

沈約宋書曰袁愨孫著妙德先生傳曰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也唯國

絕癡絕盡絕

後魏書曰太祖謂尚書崔玄伯曰蠕上蠕上之民皆來號為頽囂每來抄掠駕犝牛奔道驅犝牛隨之犝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教其以捷牛易之者蠕上曰其母尚不能行而况其子終於不易遂為敵所虜

隋書曰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貌容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母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

唐書曰竇威家世勳貴諸昆弟並向武藝而威耽玩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為書癡

又曰臺端御史最為雄劇食坐之臺端謂之南牀



殿中監察不得坐其榻亦謂之癡牀言處其上者皆驕傲自得使人如癡故謂之癡牀

又曰李益與季賀齊名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散灰扃戶之譚時謂如癡

風俗通曰夜糴俗說市買者當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時便罷今乃夜糴明其癡駭不足

郭子曰王長史求東陽何遜字撫軍不肯用晉太宗驕批

揮鞞王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肩仲祖於此乃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真癡也繪先封

世說曰任育字長年少時甚有令名自過江便失志不飲人間云光為茶為茗覺有怪色乃自中名云向問飲為

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

抱朴子曰食葺蕩令人狂荒不可謂人本有荒狂

山海經曰觀水多鯉鰭魚其未酸食之已狂

越絕書曰惠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

彌衡別傳曰衡為吏鼓裸身辱曹操孔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令求得自謝

裴楷別傳曰石崇嘗與裴楷綽綽醉宴而綽慢節過度崇責之楷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

王韶之始興記曰觀亭峽下有神廟傍石向江經道不恪者必狂走或變而為虎

世說曰阮德如嘗與親友遺遺以側歎曰大丈夫不能使



伏從陷於河橋非丈夫也。或曰：德如以高素致名，不應發此言。必將病之候，俄而對地果欲逸走。家人嘗以一細繩橫繫之戶前，以維之。狂欲出，礙輒繩，友時人以爲名士狂。

黃帝八十一問曰：狂，真之疾，何以別？荅曰：狂之始發，少則少飢，自賢自貴，妄笑好樂。

神異經曰：西方有人，飲食被髮，東走，其婦追之不止，怒亦被髮，名曰狂。一名顛，一名狷，一名思。此人夫妻與天俱生，狂走東西，沒晝夜。

武帝令曰：昔吾同縣，其丁幼陽者，其人衣冠良士，文學材器，吾愛之。後以憂恙得狂疾，即差愈，往來故當共宿。

止吾常遺歸，謂之曰：昔狂病，儻發，作特兵刃，我畏汝，俱共大笑，輒遣不與共宿。

### 陽狂

周書曰：太公曰：知與衆同者，非人師也。大知似狂，不癡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痴，不能成事。

史記曰：箕子紂庶兄也，練紂不聽。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惡而自悅民，吾不忍爲。乃披髮，陽狂而爲奴。

又曰：蒯通說韓信，不從，通乃陽狂爲巫。

東觀漢記曰：丁鴻讓國於弟盛，逃去。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



乃止而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  
智乎鴻感愴垂涕歎息乃還就國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字仲公舉茂才讓於友陳重刺史不  
聽義陽狂披髮走不應

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精神明秀風姿俊雅楊駿欲以女妻  
焉而衍恥之遂陽狂自免又素輕趙壹倫篡衍  
陽狂研碑以自免

王隱晉書曰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郡人  
世爲郡守少放蕩不羈  
檢益州五辟公府再辟皆不就  
陽狂不詣郡縣舉致改服  
逃出舉州追求乃於城都賣藥  
兄弟見長文躄踞地嗔故餅刺史知其所居禮送還家

英雄記曰向栩字甫與性卓詭不倫但讀老子狀如學道  
又似狂生好披髮着祿頭常於竈北坐板床上如是積久  
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

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仕吳拜光祿大夫吳  
建威將軍王戒親詣偉大康二年詔以偉爲議郎加二千  
石秩以終厥身偉遂陽狂久育不受

晉華陽國志曰捷爲費舉不肯仕公孫述乃漆身爲厲陽  
狂以避之

人謂之狂

史記曰東方朔在人主左右讎即伴奇之狂人人主聞之  
曰今朔在事無足爲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行殿中即



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胡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

漢書曰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沛公畧地陳留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騎士歸食其謂曰臣里中有酈生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其士如所戒沛公召之

後漢書曰廷喜末黨事將作去鬪髮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毋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且於室中東向拜母也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門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為狂生

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儻不務小節語嘿無常時人謂之狂生

南史曰王僧達所為非法坐免官後孝武獨召見傲然了不陳遜惟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

後魏任城王澄傳高肇當朝佞忌賢戚澄為肇間搆常恐不令乃終日昏惰以元荒敗所為詭越時謂為狂

唐書曰蘇世長嘗從高祖幸涇陽校獵至高陵合圍是日大獲陳禽獸於旌門高祖入御營顧謂朝臣曰今收樂乎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變既而咲曰狂態發耶又對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



太平御覽 七百三十九卷  
畢子曰周公旦人謂之狂後世稱其德

奇縵子曰太公望行年七十層牛朝歌賣食棘津遇七十餘王不聽人皆曰狂丈夫

莊子曰宋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避至於家人正之以為狂也嘲使日遊道也家人謂狂正而不

世說曰諸葛玄在西朝少時清譽尤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氏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論之為狂將遠徙友人

王夷甫之僮謂楹與別玄問王曰朝拜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玄曰逆則宜殺狂則何所徙

繆襲撰仲長統昌言表稱統曰統性傲儻敢言不拘小節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語默無常時人或謂之

狂畧曰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初客三朝關中亂南入漢中後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

連結衣人問其姓名口不肯言故號之曰寒貧也或往存郵之輒跪拜人復謂其不癡

晉書曰王述字懷祖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始辟為中軍參軍既見無他言唯問江東米價述但

張目不荅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南史曰沈昭畧字茂隆性狂雋不事公卿使酒杖氣無所

性下嘗醉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妻胡死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沉昭畧

耶何乃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亦勝癡奈



何王約柰汝癡何

魏志曰明悼毛皇后父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帝今朝  
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癡駭語輒自謂侯身時人  
以爲笑

晉書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尤善丹青嘗以畫一  
厨糊題其前寄桓玄皆素所珍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  
而緘識如舊以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  
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玄嘗  
以一柳葉給之曰此擘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  
之喜引以自蔽玄就溺焉愷之嘗在桓温府嘗云愷之亦  
也愷點各半而論之正得其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

尹穿井汲獨得無恙國人旣狂謂王不狂爲狂於是聚  
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因其  
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  
衆乃惓然我旣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

宋書曰顏延之有文名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  
臣義躍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  
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鬻子曰昔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以知善不行者謂之狂  
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惑也

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韓子曰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



又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為則異

淮南子曰谷氣多痺丘氣多狂

又曰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不知禍福也

又曰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故福至則

喜禍至則怖不悔已之所生乃反然人不喜則憂謂之

生

又曰士有禍則詘有福則盈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

反此之謂狂

傅子曰有惡劉曄於魏明帝謂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

趣而合之帝如言以驗之果得情從此疎焉曄遂於廷出

為冷嘗行從棺底下流度涕泣悲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

情癡

應璩新論曰漢末桓帝時即有馬子侯自謂識音律請客

鳴笙竽為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鶡左右偽稱善亦復自搥

顛馬子侯為人頗癡自謂曉音律黃門樂大更狂金請子

顯知不知名陌上桑反言鳳將鶡搥頭所喜盤左右錢帛

無後也虞翻書曰此中小兒年四歲矣似欲聽哲雖蝦不生

譽此兒也

癩

說文曰癩病也

續晉陽秋曰六司馬府... 公孫... 魚... 男道扶年三

續晉陽秋曰六司馬府... 公孫... 魚... 男道扶年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九  
歲先得癩病因其病發... 扶始雙文所告  
正周弃市刑徐羨之議曰... 弘濟物之理愚謂可特  
原母命投之遐裔徙之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一

疾病部三

聾

盲

瘖啞

吃

秃

齲

齲齒

兔缺

瘦

偏倭

疣贅

留

跛蹠附

廔

聾

說文曰聾無聞也從耳從龍秦晉謂之聾

又盜梁之州謂聾曰宰秦晉聽而不聞聞而不達謂之聾

又曰生而聾謂之聾



釋名曰龍籠也如在蒙籠之內不察也

左傳僖中曰耳不聽五聲之和為

漢書曰黃霸為潁川太守長吏許丞老病聾瞶陸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

東觀漢記曰尹敏遷表陵今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秦有名字與敏善過候敏坐繫免官出乃嘆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亡而遇斯禍也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

莊子曰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

淮南子曰土地各以類空水氣多瘖風氣多聾

說文曰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非其人而語之不

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若聚聾而鼓之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為負薪施九成六變不為聾夫設談藪曰後魏中書侍郎裴敬憲字伯茂敬憲新擢山亭與賓客集謂邢子曰山池殆就願為一名子才曰海中曰蓬萊山仙人之所居宜名蓬萊裴聾也敬憲弟耳故以戲之憲初不悟於後覺忻然謂子才曰長忌及戶高則無憲公但大語聾亦何嫌

盲

廣雅曰矇瞶聾盲也

說文曰矇目無眸也眇一目小也眇目不正也瞶目病也



滕童子不正也眇目偏小也青目病主醫繒也跛無目也  
周易夬卦曰六三眇能視故能履象曰眇能視不足以與  
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毛詩臣工有瞽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禮記檀弓上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翺曰曾子弔之曰  
吾聞之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  
無罪也會子怒曰問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  
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非  
一也喪尔親使民未有聞焉尔罪二也喪尔子喪尔明尔  
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袂而拜曰吾過矣  
過矣

又仲尼燕居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佞上乎其  
何之

韓詩外傳曰海之上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遊於天下過  
神淵飲馬其僕曰馬飲此者以死訢言飲之其僕以其言  
飲之馬果死菑丘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一龍而去  
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

漢書曰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爲  
吏茂陵杜業與同姓字俱以才能稱京師衣冠謂欽爲育  
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之爲小冠高廣二寸由是京師謂欽  
爲小冠杜子夏業爲大冠杜子夏

東觀漢記曰杜篤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窺京



師

魏畧曰夏侯惇於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惇俱為軍師軍中號惇為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著地

魏畧曰太祖聞丁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掾曰女人觀貌而儀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為不如與伏波子懋太祖從之尋辟儀為掾到與論議嘉其才乃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當與女何况但恥乎

沈約宋書曰景王嬰孩時有目疾宣王令華佗治之出眼瞳割去疾而內傳藥

梁書曰鄱陽王恢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侍都後於都下豫恢禾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惶廢寢食俄而信至太妃已瘳後有目疾久廢視瞻有道人慧龍得瘳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目咸謂精誠所致也

又曰江蘇字含絮幼有孝性年十二父舊患眼經侍疾將暮月夜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心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經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諸法師善往訪之智諸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奔乃因智者於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陽嘉名勅答云純臣孝子往七感應晉特顏舍遂其冥中送藥近見智者以卿第一惠云



飲慧眼水慧眼則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為名及慧眼漏  
泄故井皆涌引異於恒泉依夢中取水洗眼及煮桑梢覺  
有瘳因此遂窮時人謂之孝感

又曰元帝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初武帝夢眇目憎執香  
爐稱託生王宮既而采文石氏侍始寒戶慢有風迴裙梁  
武帝意感幸之乃生元帝賜采女姓曰阮進為修容修  
容常失珠謂是左右所盜乃灸魚目不知其珠孝元吞之  
信宿之間珠遂便出一目致眇魚之報焉

南史曰梁湘東王於江東泛舟顧而言曰今可稱有樂功  
曹劉渢曰帝子降兮北眉王作色回富道目眇兮孤子  
即坐者股慄酒坂朝斷又邵收不可詩賦之困實根肖之

病非啞復非聾相思下隻淚望真有

功

後魏書曰祖班以罪徙於先州別駕

奉禮希大臣意上

言班雖為流囚常與刺史對坐勅報一

牢掌奉禮曰牢者

地牢也乃為深坑署諸內夜中以藥普于燭熏眼因此失  
明異苑曰丹陽多室寺元嘉中畫佛堂作金剛寺主奴婢  
惡戲以刀刮其目眼輒見一人甚壯五綵衣持小刀挑目  
精教夜眼爛於今求盲

後越書曰戎陽一目瞽劉曜寇洛水復降曜上復敗王擒  
起前召使人罵曰瞎狗何降賊復持勝米陽曰臣不降即  
死死則大王那得復見瞎狗前石咲曰瞎狗不足污刀活  
之文子曰師曠瞽為木師



列子曰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解豕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廡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子又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骸而炊丁壯皆乘城戰死者太平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盲疾俱復

莊子曰連叔謂肩吾子曰夫瞽者不知文章之觀

又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盲者不能自見

又曰許由曰夫眇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

尹文子曰瞽者無目而耳不可以瞭察視也精於聽也

又曰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

韓子曰寐則盲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則窳矣

淮南子曰今夫盲者行於道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於溝壑

桓譚新論曰余為典樂大夫得樂家記言文帝時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帝問其何服食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教為樂鼓琴不尊引不知壽得力何余以為竇公少盲專一內視故有此壽

抱朴子曰魏武收左慈慈走入市吏傳言慈一目眇葛巾單衣於是一市皆然也

又曰董君異以玉屑與盲人服之而愈

世說曰顧愷畫殷荊州形殷不許顧曰明府正當嫌眼耳



明點童子飛白抑上若輕雲之蔽月

又曰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作危言桓公曰予頭折米飯頭炊殷云百歲老公攀枯枝井上輓轡得小兒殷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殷曰咄咄通六仲甚眇故也

法顯記曰祇桓精舍西北四里有榛名曰得眼本有五百盲人依精舍住佛為說法盡還得眼盲人歡喜刺杖著地頭面作禮杖遂生長大世重之無救伐者遂以得眼為名樊辭九章曰離婁微睇瞽以為無名蔡邕瞽師賦曰夫何矇昧坐瞽方心窮忽以鬱懣目冥而無睹兮卷求須以張志

瘖痲

釋名曰云瘖啞然無聲也

漢書曰韓延壽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死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吏涕泣遣吏醫治

又曰呂后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薰耳飲瘖藥

吳書曰程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瘖自餘日卒

文子曰臯陶瘖而為士師

淮南子曰瘖者可使守圉不可使通語







漢書曰魯恭王餘口吃難言

又曰司馬相如吃而善著書

又曰揚雄為人簡易口不能劇談劇能飽一設言

鄭玄自序曰趙商子字子聲河內温人博學有秀才不能講

難而吃不能劇談

管子曰吾畏事不敢為事畏言不敢為言故行年六十如

老吃耳

新序曰周昌者沛人以軍功封汾陰侯御史大夫高帝

欲廢典帝立戚夫人子如意群臣固爭莫能得昌廷爭之

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曰臣口不能言臣則知其不可也

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魏明帝口吃少年而內明斷

世說云鄧艾口吃語稱艾上晉文王戲之曰艾上為是義

艾鄧荅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禿

禮記曰禿者不免

穀梁傳曰禿者不免

蔡邕獨斷曰禿者不免

語曰王頭禿如牛

秦書曰符堅微一怒張臣無一長安

禿

釋名曰禿塞曰禿

禿



晉書曰謝安字安石本能為洛下書生諫書事以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不能及也

崔鴻春秋後趙錄曰王讓字子慶入朝言事有短無威儀將拜曲陽人石崇氣之曰請前之政教嚴明百城尤最

幽明錄曰晉司空桓豁在荊州有參軍教鴨鴒令語遂無所不名當大會令効人語有一人顰鼻語訛學因以頭內瓮中以効焉

齟齬

釋名曰齟朽也蟲齧之齒缺朽也

續漢書曰桓帝元嘉中京師婦女作齟齬笑齟齬笑者齒痛也

淮南子曰啄木愈齟齬木食

又曰决物治齟君子不與

免缺

續晉陽秋曰魏詠之生而免缺相者云後當嘗年十八聞荆州殷仲堪帳下有術人能治之因西上仲堪與語令師看焉師曰可割補之但應百日食粥不語笑詠之曰半年不語亦當治之况百日也師為治而差

宋書曰孝武狎侮群臣各有稱目多髯者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齟

瘦



說文曰瘰癧也

崔贛易林曰瘰癧瘍瘰為害傷

范曄後漢書曰貞定王劉揚造作識記云赤九之後瘰揚為主揚病以惑衆

魏畧曰賈逵前在弘農與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

生瘰後所病稍大自啓欲割之太祖惜逵恐其不活教謝

主簿吾聞十八割瘰九人死逵尤行其意而瘰愈大

宋書曰杜預病瘰初攻江陵吳人以刺壺繫狗頸

山海經曰天目之山有草如菜名曰杜衡食之能令人瘦

博物志曰山居之民多瘰莊子曰闔肢離無脈蹇蹇大瘰

與術曰服食天門冬治瘰除百病

僵僕

禮記喪服曰四制僵者不相

穀梁傳成公曰曹公子手僕聘於齊齊使婁者御蕭同姪

子處臺笑之

孫卿子曰周公僕背

莊子曰子與病曲僕頤隱於齊肩高於頂

淮南子曰木氣多僕

疣贅

說文曰疣贅也

釋名曰疣丘也出皮上聚高如地之有山也贅橫生一

內著體



果書曰武帝丁妣生而有赤誌體又多疣及帝納之無何並失

莊子曰彼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也

太玄經曰割疣贅惡不得大

山海經曰單狐之山滑水出焉中有滑魚狀如鱓其音如梧食之已疣

又曰旌山有鱧魚狀如鱓食者不疣

### 瘤

釋名曰瘤沉也聚而生瘤腫也

魏略曰晉景帝先苦瘤目割之會毋丘儉反而瘤發及

儉去竟以自終蔡謨表曰臣先有瘤生在腰上十數年切無患苦忽自潰

晉書曰趙王倫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

衣小兒言是服劉烏倫使錄小兒并烏闕置牢室明日開視並失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為妖焉

沈約宋書曰宋齡石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往刮之舅即死

列女傳曰齊宿瘤者東郭採桑之女項有大瘤故以名焉閔王出而女採桑如故王召之問對曰受之父母教採桑不教覲王王曰此奇女也取以為后女死後燕遂屠齊

跛躄 偏枯用



方言曰自關西秦晉之間足蹇謂之蹇

周易歸妹初九日歸妹以婚跛能履

禮記喪服四制曰跛者不踊身有病疾不可備禮也

左傳宣公下曰晉侯使郟克會于齊頃公集婦人使觀之

郟子登婦人咲於房

又穀梁傳成公曰衛孫良夫跛却克聘於齊齊使跛者

御跛蕭同姪子處臺咲之

春秋後語曰秦攻趙急求救於齊上王曰必長安君為質

長安君者太后之小子也太後愛之不肯遣大臣強諫太

后怒左師觸龍請見太后曰老臣病久曾不能疾走不

得見久矣自恐太后體有所苦也太後曰老婦恃輦而行

耳因是六后怒色稍解乃徐說之太后從之

又曰趙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壁者盤散暗行及平

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壁者至平原君問請

曰臣不幸有跋躄之疾而君之後官臨而咲臣臣願得笑

者頭平原曰諾及躄者去平原君咲曰豎子欲以一咲之

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然不殺躄者歲餘門下客稍稍引去

過半平原君怪之一人曰對曰君之不殺躄者於是平

原居斬所咲美人頭造躄者

漢書賈誼上書曰天下之勢如大腫非徒病腫又苦踈

跖跖字為尺疾也古疾

又曰方今天下又類



非者一方痛又曰袁安嘗患痺脚痺  
齊書曰始安王延光字元暉生而跛  
帝謂不堪奉拜  
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延光其弟足病不得同朝列  
常乘輿自望賢門入延光多忌人有金屐者以為戲已大  
被嫌責為戕云智不及蔡爽忤旨

唐書曰賈直言者父道冲以伎術得罪賜酖於路直言以  
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急即取其酖偽  
飲豕迷仆而死明日酖戔于足而後復蘇代宗聞之減父  
死直言亦自病瘳

淮南子曰寇難至蹇者告盲者負而走兩人皆得其能也  
故使瘡者語使蹇者走大失其所也

偏枯

長沙耆舊傳曰夏叔丁母憂過禮遂患風濕一脚偏枯皇  
甫謚表曰父嬰篤疾半身不仁右腳偏小

癘

毛詩巧言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漘無拳無勇戁為辭階既  
徹且癘爾勇伊何通說為癘

漢書賈誼傳誼上書曰夫今天下之弊者病大腫一股之  
大幾如要一皆之六幾如股夫今不治必為癘疾聖教後  
雖有扁鵲不能為已

淮南子曰星氣多癘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一

疾病部四

頭痛

心痛

腹痛

咽痛并噎

煩懣

勞悸

眩

暍

頭痛

毛詩伯兮曰頭痛思作言心首疾

又小弁曰心之憂矣疾疢

周官疾醫曰春時有疢之疾

史記曰西域有大小頭病山土身熱之坂令人頭痛嘔

吐



風俗通曰田家老母市餅置道邊石人頭上既而忘之人以為神能治病轉以相語頭痛者磨石人頭腰痛者磨石人腹後餅母為說乃止

### 心痛

易說曰冬至氣當至不至則多心痛

左傳昭上曰醫和謂晉侯曰明瘵心疾

北史曰裴訥之為平原公開府功曹掌書記徙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為孝感

唐書曰劉敦儒母有心痛疾日須鞭笞數人乃安子弟僕使不堪其苦唯敦儒侍養不解休常流血

莊子曰西施病心而嘔其里醜人見而羨之歸亦捧心而嘔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不見之挈妻子而走

晉誼書曰楚惠王食寒菹中有水蛭雖欲發之恐辜夫得罪當死遂吞之因得心疾甚乃言所中令尹賀曰陰德必須陽報是夜惠王歿而蛭出心腹之病皆除

俗說曰阮光祿大兒喪哀過遂得失心病服除後經年病瘳

續搜神記曰李子豫少善醫方當代稱其通靈許永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患心腹堅痛十餘年殆死忽自夜聞屏風後有鬼謂腹中鬼曰何不促殺之不然明日李子豫



當從此過以赤丸打汝汝其死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  
於是許末使人候子豫果來未入門病者自聞腹中呻吟  
聲及子豫入視曰鬼病也遂於巾箱中出入毒赤丸子與  
服須臾腹中雷鳴鼓轉大利數行遂差今八毒丸方是也  
幽明錄曰顧長康在江陵愛一女子還家長康思之不已  
乃畫作女形簪着壁上簪處正刺心女行十里忽心痛如  
刺不能進

腹痛

左傳宣下曰楚子伐箛七潰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  
展還無社大司馬如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叔民  
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也日無以禁所河魚腹

疾奈何言無藥曰目於管井而極之無社意解欲入井而

左傳曰晉侯有疾秦醫云兩淫腹疾

搜神記曰淮南書佐劉雅夢見青刺螭從屋落其腹內困  
苦腹痛病

華佗別傳曰有人病腹中切痛十餘日鬚眉落佗令破腹  
視脾果半腐壞刮去惡以膏傳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

咽痛并噎

易曰大寒氣當至而不至則多咽痛

漢書曰昌邑王被徵至長安左右令哭王曰吾噎痛不肯  
哭



魏志曰有人病咽塞著食而不下華佗令取餅家蒜齏頓飲三升即吐一蛇便差辭俱

山海經曰羣張之山有鳥曰雅食之已瘞

戰國策曰噎而後穿井何及於急

續漢書禮義志曰三老五更仲秋之月賜以玉杖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也

晏子曰夫愚人多悔不肖者自賢猶臨難而遽鑄兵臨噎而遽掘井雖速無及

淮南子曰有以噎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爲敗者而禁天下之乘不亦悖哉

廣五行記曰永微中絳州有一僧病噎都下食如此數年臨終命其子弟云吾氣絕之後便可開吾胃喉視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終而卒子弟依其言開視胃中得一物形似魚而有兩頭通體悉是肉鱗子弟致鉢中跳躍不止戲以諸味致鉢中魚不見食頃更悉化成水又以諸毒藥內之皆隨銷化時夏中炎熱寺衆於水次作淀有一僧住因以少淀致鉢中此虫怖懼遂鉢馳走須臾化成水世傳以淀水療噎

煩懣

方言曰朝鮮泐水之間煩懣謂之漠漫

魏志陳登得胃中煩懣華佗謂君曰府胃中有虫數升欲成肉疽即爲作湯治之吐三升許虫赤頭而動半猶是鱸



勞悸

漢書曰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喘悸浸劇遂死

宋書曰文帝有虛勞疾意有所想便覺心中痛裂

沈約宋書曰何尚書勞疾積年飲婦人乳乃瘥

世說曰殷仲堪父病虛悸開床下蟻動云是牛聞孝武不

知殷父問有一般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

又曰衛玠在豫章下都人先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皆玠先

有病不堪勞遂病發死時人謂之看殺衛玠

張奐與孟季衛書曰素苦悸逆頃者益甚百病所歸月裏

日損

眩

釋名曰眩懸也目視動亂如懸物搖搖然不定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避正殿讀圖識坐簾下洩露中風吐眩

彌甚有曰大司馬亦病如此自強從公而便疾愈於是車

駕行數里病差

又曰建武五年上風眩發甚以陰興為侍中受詔雲臺廟

室

典畧曰陳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先苦風眩是

日發讀琳所作乘然而起曰此命我疾

王隱晉書曰庾亮字叔夜入林慮山中塗而眩發倚巖而

坐拄杖將起跌墜崖而死



別傳曰... 語之曰君有急風見於面勿多飲  
河坐罷歸所... 卒得頭眩墜車與着車上歸家一宿  
死作使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巾拭體令周匝候  
視諸脉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脉五色盡視  
赤血出乃以布摩之覆彼汗出飲以亭歷大血散立愈  
異苑曰上虞孫家以多伎治人風頭流血滂沱噓入便斷

暍

京房易飛侯曰有雲大如車蓋十餘此陽滲之氣必暑有  
暍死也

淮南子曰文王葬死骸而九夷順武王蔭暍人於樹下而  
天下懷越王決獄不當疑刀自割而戰士畢死感於思也  
抱朴子曰指冰室不能起暍死之熱望炎冶不能止瘳東  
之寒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二

疾疢部五

瘡

疥

蝥毒

蠱

癰疽

瘰

癬

疥

疥

惡疾

疫癘

瘡

註

周禮春官下曰瘍醫掌腫瘍潰金瘍折瘍之祝祝如病注

禮記曲禮上曰頭有瘡則浴身有瘍則浴

謝承後漢書曰媯皓母灸瘡發膿皓祝而愈之



魏書曰孫觀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為流矢所  
中穿左足力戰不顧大祖勞之曰將軍被瘡深重而猛  
氣益奮及瘡甚遂卒

吳歷曰孫策為許貢客所傷既被瘡策引鏡自照曰日面  
如此當可復建功立事乎推几大乎瘡皆分裂其夜卒

江表傳曰周泰為濡須督諸軍以泰本出於微賤咸輕傲  
之孫權乃入秦營於都巷中張幔大請官僚使泰脫衣幘  
見其瘡痍匝体指瘡而問何地戰傷泰具對權把其臂流  
涕

沈約宋書曰劉邕所噉食每異於人性嗜瘡痂請孟靈休  
露休先患灸瘡上痂落牀上邕因取食之靈休瘡痂未落  
者悉褫以飴邕靈休與何最書曰劉邕向顧見噉與体死  
血南康國吏二百人不問有罪無罪遽牙舉鞭取瘡常以  
飴膳

又曰張叔嘗為獒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蟆膾叔甚難之醫  
含笑先嘗取因此乃食瘡亦即愈

後魏書曰長孫子芳末年石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  
為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候其死矣嘗聞惡疾蟻  
蚋螫之不痛試為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以  
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重死

抱朴子曰治金瘡以氣吹之血即斷痛登時止

論衡曰儒書言燕太子丹死忽刺秦王不得誅死後



太平御覽 卷一百四十一  
高漸離復以擊筑見秦王。秦王患之，客乃膠其喉，使之擊筑。漸離置鉛於筑中，秦王重而擊。秦王病瘡，二月而死。夫言高漸離以筑擊秦王，實也。言中秦王病瘡三月而死，虛也。

稽康高士傳曰：孔休元嘗被人斫之，至見王莽，以其面有瘡，癢乃碎其王，斲環與治之。

華佗別傳曰：邛邛有女子，右股上有瘡，癢而不痛，愈已復發。他日向瘡，乃徙之，須臾有蛇在皮中，動以鐵橫貫，引出長三尺許，七日便愈。

異苑曰：陳郡謝石少患面瘡，諸治莫愈，乃自匿遠山，卧於巖下，中霄有物，紙其瘡，隨紙除而紙處悉白，故世呼爲

謝白面。

又曰：有田父耕，值見傷一蛇，有一蛇銜草着瘡上，而傷者差。田父収其餘葉治瘡，皆驗。

又曰：晉時長山趙宣母，妊身如常，而髀上癢，搔之成瘡，二兒從瘡出，母子平安。

幽明錄曰：漢武在甘泉宮，有玉女降，與帝圍棋。女風姿端正，帝乃欲通之。女因唾帝面，遂成瘡。帝避跪謝，神女爲出溫水洗之。事具溫泉部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好發冢，後發爨書冢，爾夕王夢一犬，夫鬢眉盡白，以杖扣王左脚，王覺左脚腫痛，因生瘡，至死不差。



三輔故事曰衛太子出鼻武帝疾避暑甘泉宮江充謂太子曰陛下惡太子鼻當持紙蔽其鼻及入充言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膿鼻蔽鼻而入帝大怒

### 痲

說文曰痲風病也

漢書曰灌嬰矯先帝詔當棄市嬰陽病痲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殺意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飛語為惡言聞上故以棄市

東觀漢記曰明帝行幸諸國勅執金吾馮魴將緹騎宿玄武門複道上詔曰複道多風寒左右老人且病痲多取帷帳東西完塞悉皆令緻密

### 蝨毒

魏志曰彭城夫人夜之廁蠶蝨其手呻吟無賴華陀令溫湯漬手數易湯常令煖其旦即愈

摭神記曰阮瑀傷於虺蝨其瘡而雙虺出鼻中

孔叢子曰宰我使齊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毒三旬而瘳齊會大夫衆賓賀焉大夫並復獻攻毒之方弟子謂曰梁丘子廖矣方安所施夫子曰三折肱而知為醫治梁丘遇虺害而獲廖假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方衆人為具故各言其方也

抱朴子曰蝮蛇中人不曉方術者但以刀割肉投地其肉沸如火灸須臾燂盡



稽含遇蠱賦曰元康二年七月七日中夜遇蠱客有戲余有曰諺云過溝百為蠱所螫斯言信哉

### 蠱

周禮秋曰庠氏掌除毒蠱以嘉草攻之

左傳曰宣上晉克有蠱疾

沈約宋書曰沛郡相縣唐賜往此村飲酒還因得病吐蠱虫十枚臨死女妻張曰死後剖腹中病張手破之藏悉糜碎

搜神記曰蠱有怪物若鬼其妖形變化雜類殊種或為狗豕或為虫蛇其人皆自知其形狀常行之於百姓所中皆死

續搜神記曰曇遊道人清苦沙門也剡縣有一家事蠱人噉其食飲無不吐血死遊請之主人下食遊便呪焉一雙蜈蚣長丈餘於盤走出飽食歸安然無他疾

靈鬼志曰滎陽郡有一家姓廖其家累世為蠱以致富子女豐悅後取新婦不以此語之家人悉行婦獨守家見屋中一大堀試發見一大蛇便作沸湯悉灌殺之家人一婦具說焉舉驚惋無幾其家疾病亡畧盡

### 疽癰

廣雅曰痊疽癰也

說又曰癰腫也座小腫也

釋名曰癰壅也氣壅不通結裏而潰也



左傳襄公十九年傳曰晉荀偃癘疽生瘍於頭濟河及  
癘病目出

史記曰卒有病癘者吳起爲吮之卒母哭之曰往年吳公  
吮其父父遂戰死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所死矣

漢書曰項羽疑范增奪其權增怒曰天下且定而王自爲  
之願賜骸骨羽許之亞父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又曰僕射鄭宗敷以賊事見責發頸癘而死

又曰文帝病癘鄧通常爲上吮之上問曰天下誰最愛  
我通曰莫如太子太子入上使吮癘太子色難聞通吮之  
慙遂恨通

東觀漢記曰樊儵事後母至孝母常病癘樊至吮咳

輿畧曰趙戩病疽疾年六十餘聞魏王薨哭泣哀過瘡  
而卒

王隱晉書曰徐苗字叔胃弟仁臨殞癘太潰膿溢苗含去  
之

宋書曰劉瑀與何偃並發背癘瑀疾已篤聞偃亡慳甚叫  
呼於是卒

南史曰徐嗣伯春月出戲聞草屋中有呻吟聲嗣伯曰此  
病甚重吏一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禡體痛而處  
處有黥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訖痛熱愈甚  
跳投狀若無數須臾所黥處皆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  
瘡日三日而復云此名針疽也



又曰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發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而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溜大膿爛出黃赤汁升餘封為之瘻損唐書曰李洧從父兄正已死洧以徐州歸順封潮陽郡王無何背發疽稍平乃大具糜餅飯僧於市洧乘平肩輿自臨其塲市人謹呼洧驚疽會於背而卒孝子傳曰魏達父苦疽痺達吮喇而愈

山海經曰帶山有鳥狀如馬五采名鵠餘食之不疽又曰半石之山合水出焉多騰魚蒼文赤尾食之不癰譙明之山譙水注焉多何羅魚一首十身食之已癰

辛氏三秦記曰大魚如羊在長池中世人食之生癰瘡

論衡曰儒書云齊桓公百婦人朝諸侯管仲告諸侯曰吾君疽瘡不得婦人瘡惡不愈諸侯信管仲故無叛者

瘻

說文曰瘻頸腫也

山海經曰脫窺之山植猪之草可以已鼠鼯注曰

淮南子曰狸頭已鼠雞頭已瘻

洞林曰柳祖休婦病鼠瘻積年不差及困令兒就外卜之語之曰當得賤師姓石者治之事具鼠部

癰

說文曰癰乾瘡也

山海經曰渠猪之山多豪魚赤豪赤尾食之可以白癰



又曰橐山橐水出焉修郡之魚其音如鴟食之已癩

疥

說文曰疥中塞腫

漢書曰趙充國討先零帝詔充國曰欲至冬擊虜將軍士寒手足皸疥豈有利哉皸疥裂也

疥

說文曰瘡瘡也

周禮天官疾醫曰夏時有瘡疥病

禮記月令曰仲冬行春令民多疥癩

左傳昭五曰齊侯疥遂疇疇而不諸侯之賓問疾者多

在焉

國語吳語曰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從將以伐齊子胥

諫曰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心腹之疾也今王非越是

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諸疾疥癩也豈能涉江湖而與

我爭此地哉

山海經曰跪之山其草多條其狀如韭而白花黑實食之

已疥

宋玉登徒子賦曰登徒子之妻既疥且痔登徒悅之使有

五子

又曰竹山有草名曰黃蘗枝有樗葉如麻白華赤實浴之

已疥

惡疾



韓書外傳曰某首傷夫有惡疾也采采不首簿言將之藉  
得瀉也某首惡臭之某猶將之不  
始子雖有惡疾猶不能去離也

論語雍也曰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歎曰牛有惡  
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後魏書曰李庶生而六闈崔謚調之曰教弟種鬢以錐遍  
刺作孔挿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廻施貴族藝眉有效然  
後樹鬢世傳謚門有惡疾以呼施為墓田故庶言及之  
列女傳曰蔡夫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夫有惡疾  
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垂乃妾之不幸將何去終不  
聽其母而作采芣之詩

疫癘

遊散

又曰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也

慎子曰書契所以識公信也

隋巢子曰史皇產而能書

三輔决錄曰帝誕字仲將陰武都太守以書不得之郡轉  
侍中典作魏書號散騎書一名大魏書凡五十篇洛陽鄴  
許三都宮觀始就命誕銘題以為求制以御筆墨皆不任  
用因奏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  
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  
千言

俗說曰桓玄取羊欣為征西行軍參軍玄愛書呼秋就坐



乃遣信呼顧長康與共論書至夜良久乃罷

世論曰鍾會有異志密曰鄧艾有反狀又會善效人書於

劔閣要文章表皆易其言令倨傲多矜伐以疑之  
論衡曰夫河出圖維嶼路出盡聖帝明王之瑞應也蒼頡  
作文字筆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惡而致雨粟鬼哭之  
怪哉

又曰書官諱丙日云蒼頡以丙日死也

世說曰常仲將善書魏明帝起殿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  
既下頭髮皓然因是勅誡兒孫復勿學書

王升之懷舊序曰祭與從甥孫道濟交好特至昔寓荊州  
同處一室冬多閑暇長共學書余收而錄之欲以爲素居

盛弘之荊州記曰治安郡有鳥焉其形似鵲白尾名爲青  
鳥掌以三月自蒼梧而度群飛不可勝數山人見其來多  
皆疫氣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  
一時俱逝

曹植說疫氣曰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  
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殮或覆族而喪或以爲疫  
者鬼神所作夫雁此者悉被褐茹菴之子荆室蓬戶之人  
耳若夫穢處與食之家重貂累屨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  
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  
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三

疾病部六

霍亂

疰

瘧

消渴

癩逆

咳嗽

嘔逆吐

水疾

腫

疝

癢

痺

痔

痢

陰痿

陽病

霍亂

易說曰穀雨氣當至不至則多霍亂

春秋考異郵曰襄公朝于荆士卒度歲愁悲失時泥而暑



濕多霍亂之病

漢書曰淮南王上書云南越多霍亂之病

幽明錄曰某郡張甲者與司徒蔡謨上有親僑住謨家暫數宿行過期不反謨書眠夢甲云暫行忽暴病患心腹脹滿不得吐痢某時死亡又云我病名乾霍亂自可治也但人莫知其藥故令身死謨曰何以治之甲曰取蜘蛛生斷去脚吞之即愈謨覺使人往甲行所驗之果死問主人病與時日皆與夢符後有乾霍亂者謨試用輒差

注

釋名曰疰人死一人復得氣相灌注也

范汪方曰凡九十種寒尸疰此病隨月盛衰人有三百六

十餘脈走入皮中或右或左如人所刺至於死尸相注或至城門

瘧

說文曰瘧熱寒並作也疰熱瘧也疾一日一發

易說曰立春氣當至不至則多疾瘧白露當降不降民多溫瘧

周禮天官疾醫曰秋時有寒瘧疾

禮記月令曰孟秋行夏令民多瘧疾

左傳昭二十年傳曰齊侯疥遂疢疢瘧也期而不瘳諸侯之

賓問疾者多在齠也梁丘據與裔欵言於公曰吾事鬼神

豐於先君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盍誅於祝



固史器以辭宥欲殺爓爓之固以公悅告晏子晏子諫之乃止  
東觀漢記曰鄧訓遷護烏桓校尉吏士嘗人病瘧轉易至  
數十人訓身主湯藥咸得平愈

又曰景丹徙上至懷病瘧在上前瘧病上曰聞壯士不瘧  
漢大將軍反瘧病耶使小黃門扶起賜藥醫歸洛陽病遂  
加

抱朴子曰獼猴之鬼令人病瘧

山海經曰陽華山多若華華實如苾味酸甘食之已瘧玄  
晏春秋曰夏四月予瘧于河南歸于新安不瘳

世說曰中朝百小兒其父患瘧行乞藥人曰尊侯明德君  
子何以病瘧荅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

列異傳曰陽蕤字聖鄉逃瘧神祠有人呼言杜卸杜卸聖  
鄉應曰詰起至戶口人曰取此書去得素書一卷皆讀効  
百神法乃差

錄異傳曰嘉興冬吳士季瘧經武昌廟遣人亂謝乞斷瘧  
鬼去廟二十里卧龍見塘上一人乘馬追乎行太急速至  
季下馬與吏共入舡後縛取一小兒去夢覺瘧即斷

又曰弘公患瘧經年後猶至田舍瘧發有數小兒持公首  
脚公見因陽瞑忽起捉得一兒化成黃鷄餘者皆走仍縛  
以還家懸著窓上明當殺公之比曉失鷄瘧遂斲于時有  
瘧者但呼弘公便斷

甄異傳曰吾興張安病正發覺有物在被上病便更甚安



自力舉彼捉之物化成鳥如鴛鴦瘡登時愈  
盛弘之荊州記曰始興含淮縣有滄水下流有聖鼓橫在  
床則上下船人刺篙有撞之者皆得瘡病

消渴

後漢書曰司馬相如有消渴病

後漢書曰李通素有消渴疾消北中之疾有疾有疾自為宰相

謝病不視事帝令以公位歸第養病

魏畧曰十蘭得消渴疾時明帝信呪水使人持水賜蘭上

曰治病當以方藥何信於此遂不肯飲以至於卒時人見

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也晉書裴楷有

渴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為楷請當見將養不違其志不聽

及疾認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為騶之曰竟未見識衍深

歎其神雋

南史何顛少時嘗患渴逾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

所書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瓦一掬夢中服之而差唐

書鄧文挺綜銓選無藻鑒之明又患消渴人因號為鄧渴

壬子年拾遺錄曰晉武為撫軍時羗人姚馥字世芬姚襄

即其祖也好啜酒嚼濁糟言渴於醇酒群輩常狎之呼為

渴羗為朝歌邑長馥辭之帝曰朝歌紂之故鄉地有酒也

故使老羗不復呼渴

交州記曰浮石体虛而輕煮飲止渴

淮南子曰嫁女於疾消渴者夫死後則難可復處妣之後



要人不

癘逆

韓詩外傳曰扁鵲過虢虢侯世子暴病死乃追宮門曰世子病所謂尸癘者也

呂氏春秋曰至大多陰則癘

咳嗽

釋名曰咳刻也氣奔至出入不平調若剋物也嗽促也用  
力急促也

易說曰立秋氣未當至而至則少陽脉盛人病欬

周書曰立秋之日白露不降民多病欬

禮記月令曰季夏行春令則國多風欬

春秋繁露曰人君好戰貪城邑則民病咳嗽

抱朴子曰龜鼈鼪之鬼令人病欬

劉弘教曰吾昨鼓四中起聞西城上兵欬聲甚深即呼省

之年過六十羸病無禱而督將差以持時持時倘不虞耳

此既無所防捍又老病羸凍不隱恤必致死亡督將豈可

乃尔耶

嘔吐

右傳哀下曰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

聲子譏而登席右者見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癘痛若

見之君將殺之殺也

漢書曰西域有大小頭痛坂令人歐吐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媯皓字元起其母至婚家醉嘔吐恐食得毒伏地嘗吐仰曰吐寒耳非毒也

鄧粲晉記曰阮籍母死與人棊如故既而飲酒三升舉聲一號吐血數升

晉中興書曰王允之年在總角為從伯敦所知嘗夜允之辭醉眠在別牀敦與錢鳳謀逆允之悉聞其語便於眠處大吐以為大醉不復疑

沈約宋書曰蕭惠開除府家給事性素剛益不得志登病嘔血有物肝肺者甚多

孟宗別傳曰孟宗為光祿勳嘗大會公卿先少飲酒偶有強者飲一杯便吐時公峻急凡有醉吐者皆傳詔司察公

吐麥飯察者以聞上乃歎息詔問食麥飯意宗荅曰臣家足有米飯耳直愚性所安其德行純素如此

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飧而餽之爰旌目二餽而後能視子

曰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善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不出客七

而死

水疾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到國後病水氣喘逆上遣太醫丞相視之小黃門侍疾置馬溲起居以千里為程

晏子春秋曰景公水疾夢與二日閔不勝召占夢問之晏



子謂占夢曰公听病者陰也日陰也一陰不勝兩陽公病將已占夢以其言對三日公病大愈賜占夢曰夢曰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賜之晏子曰占夢以臣言對故有益也若使臣言則不信

### 腫

釋名曰腫鍾也寒熱氣所鍾聚也

春秋潛潭巴曰在矢黑軍士不勇疾流腫朱有注日矢當揚光明今里有

覘膿之氣

春秋繁露曰人君簡宗廟逆天時民病流腫

尸子曰有醫詢者秦之良醫張子之背腫謂之曰背非吾背也任子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此也必有委制然後治之

齊語記曰范光祿得病腹脚並腫不飲食忽有一人病弱不自通遙進入光祿齋中就光祿邊坐光祿云先不識君君那得來而不自通此人答曰佛使我來治君病始衣見之因捉其脚以甘刀針腫上儻忽之間頓針而脚及膀胱百餘下然不覺痛復欲針腹其兒黃門不聽語竟偃去後針孔中黃膿汁當出二三升許至明曉脚都差針亦無孔范甚喜

### 疝

釋名曰心痛曰疝上說也氣說上然而上也

後漢書太醫食循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涼時發時鄧訓直事聞循聲起往問曰奚得火以射背謂三公門



為求火不得乃以口噓至朝遂愈

### 瘕

龍魚河圖曰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

易說曰白露氣當至不至太陰脈盛人多疝瘕

宋書徐文伯專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

衆醫以肉為瘕文伯曰此髮瘕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

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懸柱上水滴盡一髮而已

病都差

山海經曰麗麂之水其中多有育沛佩之無瘕疾瀨和音

列仙傳曰玄俗者常餌巴豆雲母賣藥於都市河間上病

瘕玄俗脈之下蛇十餘頭俗言王病六世餘殃非王所招

也王嘗放鹿七是麟毋仁心感天故遭俗耳

續搜神記曰大尉郗公鎮丹徒嘗出獵時二月中族始生

有一甲士拆噬食之即覺心中淡淡欲吐因歸家仍成心

腹疾半年許忽大吐上一蛇長尺餘尚活動搖乃掛看屋

簷前汁稍上出蛇漸焦小經一宿視之成一莖蕨猶者所

食也病遂除差

又曰桓宣武帝時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更能飲復

者必一斛二升乃飽人苦勸復啜五升乃大吐向所飲都

盡有一物隨吐後出始斗大試以一斛二升名洗之此

物喻之都盡而正覺小腹又三升名洗之從口中

涌出既吐此物病遂差或謂之曰此何物也曰病名斛



二瘦

又曰昔有一人與奴但得心瘦病奴死割其腹視之  
白鼈赤眼甚鮮明乃試以諸毒藥塗之其年其果  
無損乃繫鼈於牀脚有客乘白馬來看之溺滅鼈  
走避溺既繫之不得去乃縮頸藏脚不敢動病者察之謂  
其子曰吾疾或可救乃試取白馬溺以灌鼈上消痰成數  
升水病者乃頓飲升餘白馬溺即豁然除異死曰章安有  
人元嘉中噉鴨肉乃成瘦病曾滿面赤不得飲食醫令服  
林米潘湏吏煩悶吐一鴨鷄身喙起皆以成就惟左脚故  
綴昔所食肉病遂獲差

志惟曰有人得瘦病腹晝夜切痛臨終勅其子云吾死絕  
後可剖視之其子不忍違割之得一銅酒鎗容數合後  
佗聞其病而解之便出巾櫛中藥以投鎗匕即成酒

痺

春秋考異郵曰痺在喉壽命凶

漢書曰哀帝即位痿痺

又曰馮野王弟立為東海太守下濕病痺天子聞之徙為  
平原太守晉書三丹謚之安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  
魏書臨淮王曄素子好酒後通氣急手足俱痺口不能言  
乃左手書地作乞乞解所任

唐書曰處羅可欲分兵六城中國下多諫處羅曰我  
父失國賴隋得復恩不可忘故處羅久疾痺隋義城公主



有五君餌之故而處羅發疽死

### 痔

釋名曰痔食也

山海經曰天壽山有鳥如鴉黑文而赤翁郭璞注云

也名曰糞食之也痔又虎咬可以為痔鄒璞注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者得一車乘舐癰者得車五

乘所治愈下得乘愈多

尸子曰有醫者者秦之良醫為惠王治痔皆愈

宋王登徒子賦曰登徒子之妻既疥且痔

### 痢

釋名曰泄痢言山瀉泄而利也

漢書曰常玄成父喪既葬當襲爵即陽為病狂卧便痢疾

笑語欲讓避兄也

北史齊司馬膺之好讀太玄經文注揚雄蜀郡賦每云我

欲與楊子同遊患痢十七年竟不愈齊亡歲以痢終魏武

令曰凡山水甚強寒飲之皆令人痢

### 陰痿

漢書曰膠西王端為人殘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數月又

曰周仁為人陰重不泄張晏曰陰重不泄下也故

魏志公孫康死子晃淵皆小象以康弟恭嗣恭陰消為閹

人劣弱不能治國淵脅奪恭位

晉書南陽王模世子保體質豐偉嘗自稱重八百斤喜睡



痿疾不能御婦人

宋書曰明帝素肥晚年痿疾不能御內

### 陽病

左傳襄三曰楚子使還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申叔豫曰國多寵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解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言無疾

史記曰廉頗云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而位居我上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爭列

續漢書曰楊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為公卿耻為魏臣遂稱足疾不復行

范曄後漢書曰高詡字季回父容哀平間為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為郎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育逃不仕莽

又曰封觀者以兄名位未顯耻先受之遂稱風疾瘖不能言火起燒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

謝承後漢書曰沛國陳禁性不好榮建武中拜議郎引見賜食禁陽眼目無所見以肉投美中出又操柱乃歸

魏末傳曰李膺為荊州刺史曹爽令別司馬懿懿使婢進粥持杯而飲粥皆流出謂爽曰太傅非復可濟令人愴然曹瞞傳云太祖少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



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佯敗面喙口叔父恠問其  
故太祖曰卒中風叔父告嵩嵩驚呼太祖太祖貌如故嵩  
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叔父  
愛故見罔尔嵩乃疑自後叔父所言嵩不復言晉書曹爽  
專權宣帝稱疾何曾亦謝疾爽誅曾乃起視字又曰鐘會  
將及於蜀使衛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  
軍主宜自行會曰卿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  
使呼瓘上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閤歎十信追之瓘至外  
廨服鹽湯大吐瓘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  
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

晉陽秋曰宣帝初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疾不能起魏武  
使人往微刺之以覲信否宣帝堅卧不動

晉書曰王戎族全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俟戎輒托疾不  
見敦後果為逆亂其時賈先見如此

又曰長樂馮恢父為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  
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為廬陽暗不能言淑得襲爵恢  
始仕為博士祭酒

隋書曰郭衍為洪州總管晉王鎮淮海因召衍陰共計議  
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衍妻患瘕王妃蕭氏有術能療  
之以伏奏高祖高祖聽衍其妻向江都往來無度

唐書曰安祿山陷西京王繼祥中風失音賊猶強授偽官  
後蒙原罪



又曰王徽傳黃業入潼關僖宗出倖與興同列崔沆豆盧  
喙僕射于琮至曙乃知遂相與奔馳赴行在徽夜落荆榛  
中隱於崖谷爲賊所得迫還京師將授之僞命徽示以足  
折口瘡雖白刃瑒之初無惧色賊令與歸第命醫工視之  
月餘守視之稍怠徽乃雜於負販竄之河中遣人間道奉  
絹表入蜀天子嘉之詔授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  
稽康高士傳曰王莽徵孔休休飲血於使者前吐之爲病  
不遂篤行

益部耆舊傳曰公孫述檮號徵犍爲任求君許以大位求  
君故托以清育妻於面前淫若不見子入井忍情不問述  
伏誅求君澡浴引鏡照形曰世適乎目即清妻乃自殺馮  
信季成亦不受公孫述聘託清育十三年侍婢於困首淫  
而不問迷誅取紙作書婢因自殺







